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李雯舒章參閱

郭青螺文集

疏　　　郭子章

條陳地方要務疏　撫黔事宜

臣惟黔在西南極邊極貧，視他省迥異，一切巨細事務，略手稱難，舉足皆礙，臣撫黔以來，於茲十載，地方

利患所當興除凡力可徑行者弗避勞怨矢竭心力次第舉行不敢塵瀆天聽惟是議干兵戈政屬錢糧兼之夷情關係安危者勢難自專惟仰仗 皇上威靈俞允始可著爲令甲垂之久遠臣謹條爲三事具

題請旨

計開

一幘銅議以安黔東夫黔之東夷紅苗最黠自唐虞以來有之非自今日始剿苗之議其來亦久自嘉隆以來言之亦非自今日始第士民之議乃匹夫匹婦

復仇之說地方一隅之計也臣欲慎重其議不敢苟從乃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說　國家安危之大計也竊惟紅苗恣肆原非一朝以今視昔于茲稍甚士民請剿者益憂其將來愈加猖獗乃將數十年被劫之情彙為一疏其情可憐其詞誠迫夫諸苗肆殺人之毒匹夫無不報之讐即滅此而後朝食未為不可第事勢有重輕錢貨有詘贏時詘不可舉贏勢重不可輕發考紅苗蟠據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遺種也在唐虞時曾逆命矣班師振旅舞干而後格在

高宗時，伐鬼方，三年克之。孔子以爲憊，東漢之初，馬伏波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困于壺頭而卒。即今沅陵東也。本朝嘉靖年間，亦曾大征，始於庚子，終於癸丑，歷十四年而後定。總督張岳竟卒於沅州。此皆往事灼然可據者也。然使苗實破城殺官，負不赦之罪，亦難以往事自拘，使貴州幇實士強有必勝之勢，亦何必以偃武爲辭，節據司道會議苗之出沒不時，虜人妻女，燒我屋寨，豈敢謂無，然未至據城以叛，如寧夏劉東暘也，未至破綦江城，犯飛練

即張淨峯也

有集

堡殺叅將都司如播州之楊應龍也未至殺守備等官二十一人如皮林之吳國佐也即如士民疏稱王一事蓋亦有說頃三十年賊徐應龍潛住苗中假傳詔旨旋即就擒奉旨取決士民迄今猶云云爾脫再有之總兵該道叅備郡縣豈得不報縱貴州不報楚亦有辰沅兵備鎮筸叅備蜀亦有酉陽坐鎮都司豈皆聾瞶豈皆隱匿耶苗罪誠重第比之寧夏播州皮林尚爲有間即有出沒重則剿勦輕則追捕嚴爲防禦不致蔓延法如是而止而必欲動大兵如征播征

皮林。臣未見其可也。又據前鎮守銅仁總兵陳璘手本議稱，如或征勦貴州一省。當用浙廣漢兵本省夷兵共七萬四千六百員名，有一日五分者，有一月三分者。有一日二分者。連食米魚鹽運夫戰馬硝黃等項以一年計，共用銀一百零八萬五千兩，議首後留漢兵四千名。土兵一萬名，以三年計用銀八萬六千四百餘兩。通共一百一十七萬一千餘兩，則在總兵亦知其難矣。此猶以貴州一省計也。湖廣四川二省皆如此數。合之共三百餘萬，此猶以一年計也。如高

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不可數計。此猶以三年計也。如
嘉靖十四年而後定。則其費益不可數計。此豈獨貴
州不能辦。即楚蜀亦不能辦。豈獨楚蜀不能辦。即朝
廷亦未必遽能猝辦。即朝廷之力能辦。蜀楚之力能
功。亦必待年餘而後兵始集。餉始克。此一年內。苗無
奈楚蜀遠何。勢必近擾貴州。第恐思石銅鎮之間。不
知當破幾城。殺幾官。戮幾多百姓。而貴州丘墟矣。費
數百萬之金。殺數萬人之命。以爭不可耕之苗地。不
可臣之苗民。臣未見其可也。夫國雖大。好戰必危。黔

小國也。今年征播。明年征皮林。又明年征路苗。又明年征定番苗。不可謂不好戰矣。瘡痍未起。流離未歸。帑藏空虛。朝不保夕。以朝不保夕之國而欲踵唐虞以來未戢之寇。人皆言臣不智。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朝廷西征東征。征播征皮林。皆萬不得已計。費金錢何止千萬。而復欲以施之銅苗。即一年可了。亦費四百萬金。捐有限之財。與得已之役。人皆言臣不忠。播州殺生命不下三萬。皮林不下萬餘。近日水西路苗斬獲四千。據士民疏苗賊十萬。少殺之

當如皮林水苗路苗多殺之當如播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傷天地之和氣以釀凶年人皆言臣不仁止銅仁人謂臣不武耳夫權禍莫若輕權福莫若重臣以一身蒙不武之名而猶得免不智不忠不仁之議職亦甘之矣又查得貴州銅仁總鎮標下有兵四千九百七十三員名自三十年來新增兵六百名銅仁守備有兵一百一十五名湖廣鎮筸叅守漢土官兵五千六十五員名兼永保酉陽平茶邑梅等土司兵皆可調而用者總計兵萬餘以戰或不足以守則有

餘。若無事訓練軍兵以張其勢。有警驅率堵截以遏其來。是在總兵加之意耳。此一策也。總兵陳璘初至。建築龍潭報國光明龍頭猴苔溪崖岡金竹等七堡。用費二千四百金。迄今巍然。何倚為保。又如烏羅司舉人楊國祚近呈建堡自為守禦。（苗夷出沒不能大改然堡在所在堡之衛亦足少安）合無行令鄰苗府縣村寨。照依此法。隨地築堡挖壕。俾家自為守。人自為戰。又一策也。至于苗有食糧者有不食糧者彼食糧者原係羈縻之術。不必苛求裁革。苗有入犯者有不入犯者彼不入犯者。既無可誅之罪亦不必一槩

拒絕。若永保酉陽各土司。毋使侵占苗地。釀禍生姦。川湖貴鄰苗漢人。不許交通勾引。誘誨出劫。此又一策也。夫我旣有所備。又不擾苗。倘藉 國家威靈。諸苗畏懷而不敢出。幸矣。如或狠心不悛。集黨如故。時出竊掠。總鎮合調前項蕩兵。擒惡而鵰剿之。倘異日者果有稱王僭號。阻兵犯順。如寧夏如播如皮林。萬不獲已。請於 天子。合三省之力而誅之。未為晚也。

伏乞聖裁

一緬黔姦以安黔西。黔西之夷號羅氏鬼種。其類亂

繫。在唐曰羅羅。在宋曰羅甸。又曰鬼國。元更鬼國為順元路。一名亦奚不薛。本朝置貴州宣慰司。今水西安氏。洪邊宋氏。其胤也。史冊所記。自唐宋來。未敢與中國抗。元有蛇節隆濟之亂。則將官劉深激之也。載在元史甚明。隆慶間安國亨有陸廣之難。則總兵官安大朝激之也。載在先臣大學士高拱邊略甚著。自討楊應龍之後。蜀議云當次及安氏。且言安氏必不靖。四方傳聞。皆以為然。臣奉皇上德意。羈縻而撫綏之。十有一年。疆臣頗立微功。今且病死。羌臣久已

歸黔。行且繼其兄職。此水西夷人近日實情也。顧臣之所慮者。不在夷人而在邊境喜事之將。臣之所深慮者。又不在邊將而在黔中姦細之人。中行說趙信在匈奴。則漢以爲憂。張元在夏。則宋以爲憂。今黔之姦人。如羅學茂蘇民心許成名。此三人者。非黔之中行說趙信張元乎。則所云猓惡貪降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國之驩。此三人者之罪案也。羅學茂不入遵義。不誘魁痴入蜀。則地界之議。何至紛紜四年不決。此李御史按蜀。首拏學茂。搜其篋笥。往來交通

之字題奏臣以爲使蜀與黔失隣國之好。臣與蜀督臣傷同年之雅。戻用敗于邪徑。黄金鑠于邪口。皆學茂爲之毒也。蘇民心、許成名、不投入周敦吉帳下。結爲腹心。馮爲爪牙。則藺州之禍何至延及林木。殃及池魚。永寧城下。突爲戰場。摩尼普市。頃刻煨燼。黔人至今談之。心戰色阻。亡魂動魄。猶欲食二人之肉而寢其皮。皆民心成名爲之毒也。夫學茂水西之隸也。成名民心永寧赤水之卒也。而黔之撫按至受其勾喙傍口。而不能驅之正三尺。臣以爲蜀亦當有背惡

也紒舊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奈何信之。故臣願蜀之捐此三人者以正黔之法而明上下紀綱之分。而黔亦無必盡法於此三人者以全蜀之體而開改過自新之路。然後邊境可安也。

[此三人者陰陽于土司之間兩持黔蜀二省之隙故青螺深恨之]

一懇覆中鹽以實黔餉。黔中土瘠而狹。軍弱而貧。苗繁而悍。兵多而飢。餉無所出。臣十年内言之至再至四矣。而今猶不容已於言者。為 國家大計。非專為黔也。查得川湖協濟歲七萬三千兩。全以給二十一衛所之軍。銅仁十三營之卒。原非餉兵額銀。即使全

完尚不足給舊軍。而况蜀四土府酉陽土司、全不上納。遵義新郡、解不及半、而安得分文沾新兵也。新兵之設。始於平播。設平越兵以防播孽。繼剿路苗。設新龍兵以防山苗。兼剿水苗。設崖桑鐵山二營。及總兵帶來家丁以防銅苗。皆一兵不可缺者。大約歲用餉銀一萬七千餘兩、臣蒿目焦腸、計無復之、前畢御史援粤中市鹽例上請、蒙 旨下部、部咨四川貴州兩省會議、臣與四川鹽法孔御史文移往復、似覺詳盡、久咨戶部、未蒙題覆、臣雖閒一差官市鹽於蜀、歲不

過一二千金道路崎嶇不通舟楫駝運艱苦獲利無幾不足以濟十之一二此四川市鹽之議臣不得不向

皇上一再懇也然此特為黔西一帶之餉未及黔東也臣萬不獲已檄行布政司招淮商中鹽隨據該司招到兩淮商人吳啓明等前來議照九邊事例每次開中貴州淮鹽一萬引令商人納餘鹽銀七千兩於鹽運司轉解戶部納黔中引價脚價銀九千七百八十四兩折鹽以濟兵餉商人之鹽聽于貴州地方及沅靖等處發賣該臣會同廵按馮御史參之與

情攷之會典遵照兩淮成規毫無違礙上之稍利于國下之大濟於黔業經酌議妥當具疏題請未蒙戶部題覆竊恐新招商人視黔萬里遐方候久不覆勢必轉而之他此兩淮中鹽之議臣不得不向　皇上一再懇也夫大司農視天下之士卒皆其嬰兒一兵不飽或授之飢貴州即險遠獨非嬰兒所當恤耶市鹽之例行于粵西而難於黔中鹽之例行于天下而難於黔黔豈謂黔可以不設兵耶黔不設兵則苗賊橫出道路梗塞不獨無黔并且無滇此亦西南之大計

不可不熟慮也。臣非專爲黔也。計大司農亦當有同心焉。懇乞 皇上下戶部酌議，亟爲題覆，

咨兵部總督再議四衛　黔楚更隸府衛

據貴州按察司呈，奉兩院案驗，遵依會同布都二司

此是前番後事宜中一條

會看得天下一家，何分彼此，在黎平可以隸黔，亦可以隸楚，四衛可以隸楚，亦可以隸黔。 國家二百餘年，已有定轄，使地方恒如昔日之治平，亦安用互更以滋多事之擾。顧時勢漸更，則事當從便，播州賊犯偏橋而楚不能救。在楚若未關痛癢，而黔之鎮遠銅

仁。已爲心腹之疾矣。今播賊雖滅。安知復無如播酋
者乎。皮林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援。在黔若未切已事。
而楚之靖州銅鼓。已爲剝床之災矣。今皮林雖平。安
知復無如皮林者乎。此二地應更不更之大較也。其
所不願者。四衛之武弁。畏黔近則耳目難欺。利楚遥
則法日疎闊。黎平之生儒。利黔僻則科目易取。畏楚
大則場屋難前。此二種之人。執稱不便者所由起耳。
若曰四衛廣而黎平狹也。奈何以廣易狹。黎平瘠而
四衛饒也。奈何以瘠易饒。此則當論於四方公割之

時而不當論於天下一家之日若曰錢糧田土不便於徵解也則黔之徵解解於他省者亦多矣土地所產不足以當中國之一縣朝廷置省立官原為外固楚邊而上通滇路黔安則楚之邊地安滇之貢道安黔危則滇之行李危楚之邊地危故朝廷當無事之時則分諸楚分諸蜀分諸滇以協濟黔之官軍當有事之時則取諸南取諸東取諸西以助黔之餉給豈特區區為此一黔計哉若以徵解為難則黔省可廢吏於黔者視將例閒散而夕束裝矣即此而觀則人我可

平藩籬可撤而事可無別議等因議詳到院查得隆慶元年先該巡撫杜巡按王會疏具題內開臣等查得沅靖二州與平清偏鎮銅鼓五開六衛之去湖廣西陽播州永寧三土司之去四川俱二千餘里遙屬於二省而兼制於貴州所謂十羊九牧之擾服役者與遠道之嗟蒞事者無畫一之執於民情政體甚不便也如革數州縣土司專畀之貴州其便有十齊民賦役自遠而移之近勞費損於舊者數倍一便也郡縣專其心志以聽一省之政令無顧此失彼之慮二

便也軍民力役彼此相濟無偏重之累三便也科貢
悉隸本省禮遇資遣有均平之規四便也司道政令
有所責成郡縣不敢以他屬爲辭五便也府衛互制
强悍之卒豪猾之氓禁不敢逞六便也歲徵緩急可
無失程盜賊出沒易於詰捕七便也土會之供各相
牽制不得肆其蠹八便也僻遠之區監司歲至吏弊
民瘼可以咨詢而更罷之九便也釋兼督之虛名修
專屬之實政體統相安事無阻廢十便也夫所便既
如此臣等愚見以爲聯近屬以全經制其說可行緣

巾在卷然則四衛屬黔之議其來已久非職等今日創為之說也第地方無變因仍為便乃不意三十年之後有播之亂賊寇偏橋而楚不能救詒禍于黔也又不意有皮林之亂苗寇黎平而黔不能救詒禍於楚也則三十年前之說非無據矣以道里論黔人入黎平必由用楚四衛沅靖孔道而後達黎平楚人入偏橋必由思州鎮遠之境而後達偏橋犍土參差軍民交錯非經界之不畫也以人情論楚中按臣二百年來無一人四衛而黔中按臣每年由四衛出巡鎮銅

彼衛所官，何樂於黔中之數考。黔中提學三五年不到黎平，而場屋才乏之人彀容易，彼黎平諸生又何樂於楚中之就試。地方所稱不便，不過官生私情，非國家之大計也。以錢糧論，黔中不毛，無賦可入，卽貴陽、都勻、普安諸衛，非仰給於湖南，則糊口於川東。天[illegible]黔等下衛所屯田在異境者亦多，卽偏橋屯田亦在思石地方，未有屯田在楚而衛不可屬黔也。以紛更論，國初都勻屬四川，普安、普定屬雲南，其後始割屬貴州。近日甕安、餘慶等縣，原屬四川，今亦割屬貴州，未聞

地方一定便不可割以他屬也以肥瘠論黔以一府一縣十二長官司易楚四衛地亦相當衛所何肥府縣何瘠且非所以爲市也以得失論有所得而無所失始名爲榮有所失而無所得始名爲辱楚中雖失四衛而得一郡黔中雖失一郡而得四衛又孰榮而孰辱也（兩易而交利以便楚人之無辭）獨計黎平在黔貧子之石田也在楚中猶足爲湖北之藩籬四衛在楚大澤之礐空也在黔中便足爲入番之保障天下無事各就近以統理令府衛不得躲閃於二省之間以儆法四方有警各就近以

敉亂。令將帥不得推諉於二省之交以養禍。職等前日所為善後計如此。無敢以易前說。未敢擅擬。合咨部裁酌。

雜著

保甲　東越保甲

治國者。譬之醫。然當嘉靖之季。倭寇海瀣。寇訌山都。似病之初。草薙獸獮。其誰曰咸隆萬之際。呻吟甫息。疥疢暫起。似病之已。覍文餙憲。𫃓租赦眚。撫而孩之。其誰曰愛。山海之謡。今十餘年矣。閭閻稍聚。已生戎

心姦孽少壯旋萌故念此豈非病者之復候乎不藥之則病藥之則不病此越人所以有請于桓侯而蚤從事也試言其方則無若執事所云保甲者是上醫之完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議者曰越之病孰與山海二寇水寨起南澳至白沙星屯海嶼陸路起潮惠至羅旁棊列山箐年來海波不揚夜犬不吠則水陸

妙絡於帶

小陸二師

二師爲之敝也而安所事保甲嗟乎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

下則民親民親則姦寢而不起姦寢而不起則寇無與召而毒吾竟彼水師禦海似矣而無能保海寇之不來陸師防山似矣而無能保山寇之不張海寇之來也不盡倭與蛋也鄉導者為之奴接濟者為之主保甲者所以識奴者主者之姦而塞海之源也山寇之張也不盡猺與黎也張梁者為之倡狐鼠者為之附保甲者所以察倡者附者之詭而杜山之隙也令保甲之令歲歲下矣保甲之冊邑邑具矣乃姦盜如故識察鮮效十甲聯籍填注姓字非不悉也間捕一

盗授籍而稽姓非所姓名非所名即欲治以不報之罪因已晚矣十甲爲保互援有約非不嚴也一家被寇九室閉戶未聞保内械送一賊即欲治以不援之罪亦已晚矣其不報者非真頑不率不援者非真悍不顧也守望無虞塡入戶口隣里有警動輒微發民即有死不盡報閭門下鍵罪止入鍰午夜出鬭生死呼吸民豈肯以死博金哉故罪之益嚴而匿之益深治之愈急而援之愈緩其勢然也媮吏慢若芻狗視爲文具者固不足誅賢吏行無左驗輒劾而棄去而

上之人不假之歲月。不寬之文法。故亦卒罔成功。而保甲之說窮矣。愚嘗反覆惟之。豈其法之罪哉。法不法古。行法不法古。奈之何其治古也。姬後者察之前。不知來者視之往。說者謂始于宋相王安石。當時攻之如拯溺救焚。而宋以罷。以爲末可必行。而不知非始于王也。姬公用之周矣。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此周之保甲也。而武以王。管子用之齊矣。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

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一軍、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人與人疇、家與家疇、此齊之保甲也、而桓以霸、魯成公爲齊難、作丘甲、三甸增乘、每乘增甲、則魯恃此以敗齊、而歸汶陽之田、鄭公孫僑聽鄭政、都鄙有章、廬井有伍、與忠儉、斃泰侈、則鄭恃此以抗晉楚、而存桓武之祀、商君相秦、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賞同斬敵、匿姦者罰同降敵、而孝公之後日强、此閻伯之石畫也、蘇威相隋、五家爲保、保伍

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而開皇之業日隆。此混一之前籌也。仲長統之說、雖未行之漢、而論則摯矣。其曰、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伍以上、則百萬人。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又十取之。則可使從政者萬人。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人。人將有備。故其法在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益君長以興政理。簡精悍以習師田。則猶周秦之遺法

也。王安石之法雖未究之宋。而言則具矣。其曰今天下之人。鳬居鴈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數千百年矣。一旦使之什伍相維。隣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非其人。急而行之。民必揺矣。故其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則猶周齊之餘術也。自周迄宋。法之法殊。大都自爲什伍。互相識紏。今之法。非不令譏紏。而粉飾牌籍。漫存守戰。則法不若古之精。猶之藥諭禁書不受讀不解

驗而徒欲決人死生也行法之法殊大都嚴于歷兹更相連坐而制律稍輕槩從末減則行法不若古之嚴猶之湯熨鍼石不五入不分減而徒欲取外陽會也故今之議保甲者其為法病不備而其行法病在不必民固雍于疎而徹于密驕于愛而聽于威矣蚍虺鼠伏藏堂棟雖有蟣虱不得宿短髮者其櫛比也布帛尋常庸子不釋鑠金百鎰盜跖顧而不掇者其手縻也故善為治者在備其法而必其刑也今之決其未備者牌籍具矣而老弱隸籍丁壯漏名則家

戶貴覈也。保甲設矣。而强宗袖手。貴子荷戈。則勞逸宜均也。保伍聯矣。而劒戟不利。部隊無制。則訓練宜精也。捄援約矣。而鉦鼓不聞。烽燧不舉。則封疆宜畫也。子弟兵矣。而追呼騷之。征調煩之。則撫恤宜勤也。令之行法。其未嚴者。事忌動衆。民難慮始。則騷擾之謗宜禁也。賊已就捕。紛員保結。則黨惡之條宜繩也。匿姦不舉。罪止議杖。則連坐之法宜峭也。寇至荼毒連罰衆保。則坐視之律宜深也。郡邑選愞不行其野。則降罰之格宜申也。夫法不備。即必行之威。無以收

苟且之效。行法不嚴。即已備之法。無以勝姑息之弊。惟弊之而行。行之而必。甲以外。鄉導者無所歸。接濟者無所出。而海寇之源杜。甲以內。强梁者無敢躍。狐鼠者無敢竄。而山寇之巢塞。竊意今日東粵之病。舍是無以爲十全之方矣。雖然。姦察執。無所容于陸。不得不蕩于舟。越之東西。其川居而艇漁者强半。愚以爲溪渚舟保之聯。當猶之陸焉。舟可聯保。不可畜泉。伏險于順。藏動于靜。愚以爲溪渚哨兵之船。當防之密焉。察緝糾。幾見淵魚而化誨。敎道不若鸞鳳。愚以

爲藍田呂氏之約當習之鄉焉毋習六博爰及于楯子未勝冠弁髦詩書萌芽未剪遂歷斧柯愿以爲古者社學之制當講之社焉事制曲防糜盜手足天災流行飢饉薦臻蜂擁蟻屯勢惡能制愿又以爲朱子義倉之法當倣之保焉辟之于方保甲君也保舟哨兵鄉約社學義倉佐也君以主之佐以使之夫然後藥良而病已也或曰若是則風俗同矣巧拙齊矣性情親矣鬭訟弭矣農戰不索權救守不索助而水陸二師不幾于疣贅乎嗟乎衆已聚者不虛散兵已屯

者不徒歸是未可遽議撤也保甲之行命之曰土著以資壘守而止如堵墻水陸之師命之曰客兵以備輸攻而動如風雨攻守之形不相兼也顧久之則兵勢稍輕兵禍稍銷何也夷自寇難以來人之望兵如禾黍之望陰雨也而亦兵自恃其力曰東南室家非我輩莫保有司朘民膏脂奉如驕子調發則所過躪轢毒如虐寇安居則嘯呼嘗伍挾壓官司頑者柘林之亂山東之變蓋殷鑒矣有如保甲咸嚴團練精良鄉遂皆卒比伍胥徒彼一脫巾吾則擐甲如子弟捄

父母又安所不克乎。則是役也，不直可以防外寇，且以陰折客兵不肖之心，輕其勢于方張，而銷其禍于未蘖也。愚故曰上醫之完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嗟嗟，惟此時爲然也。

錢法　錢法利弊

錢法者，不收之田，不討之海，不由之府庫，無大損于國賍，而博利于民生，誠今日救弊之急務也。考之列星圖曰，天錢十星，在北落西，豈天之所布不可變，而治天下者，當因之與。夏鑄歷山，商鑄莊山，成周圜法

泉府、其制獨詳、則先王所籍也、漢自元狩至元始、成五銖錢、二百八十億萬、唐開元中、天下七十餘爐、歲人錢百萬、宋元豐中、天下五十三監、歲入錢千萬、則後王所貴也、 國家百典、上稽三代、下陋漢唐宋、乃獨鑄錢一事、自洪永迄今、阻格不甚行、而欲其富之埒古人乎、此愚所未解也、鑄之不得其方、用之不盡其法、一或齟齬、輒曰錢法難行、吁亦過矣、愚請悉言之、其說有六、一曰收銅之權、二曰固銅之源、三曰開銅之利、四曰精錢之制、五曰廣錢之塗、六曰崇錢之

官、古今議鑄、無若西漢二賈、誼之言曰、銅畢歸于上、山之言曰、民不應與主共柄、今天下姦民私鑄、陰持主柄、以厲公錢、果如誼言、上收銅、勿令布、民安所得銅而私鑄之、故收銅之說、人主持柄息姦之要術也。

高皇帝神智洞燭、止令軍民鑄鑑及軍器、一切廢銅並聽官收、毋令私藏、即二賈意也、後寢不行、至于今銅布于下極矣、浮屠佛像、及民間鐘磬盂爐之類、比比皆銅、今欲收之、無故而奪民銅、則民亂、盡貿之以金、則國困、愚意兩京各立一收銅廠、督以司空之屬。

外省責之藩臣。外郡責之府倅。每月定期。與民市銅。每銅若干。估直子錢若干。其私藏者罰如律。大約一歲收盡民銅。則民以無用之銅。易有用之錢。既可爲私家之利。而又得免于私藏之罪。其誰不欣然而輸之官。官以既鑄之錢。易未鑄之銅。既可爲續鑄之貲。而略無費于公帑之金。又何憚而不收之民。況藏銅于民。銅皆銅也。而私鑄有禁。銅一入官。銅盡錢也。而國家日富。 聖主所以獨持大柄。而利天下者。無出于此。故銅之權。不可不收也。銅器收矣。銅源未固。民

得濫取其私鑄猶故也防水者先源後流披木者先根後枝銅山者錢之根源也黃帝封山令十里外乘者行行者趨桓公封山令犯者左足入刖左右足入刖右禁至嚴矣乃今滇中之銅商得私販盜掘銅錫罪止戍邊則私鑄之賊何慮無銅今欲禁私鑄當先禁私販欲禁私販當先封銅山欲封銅山當先嚴盜掘之律銅源一絕即有項梁桼木之徒無自而逞故銅之源不可不固也或曰天地之利不導之開而反封之何也曰非終錮而不開也公錢未布則閉之以

塞姦公錢既流則開之以疏利顧今之銅止路南一隅亦云隘矣山海經曰海內銅山四百六十七漢鄧通鑄于嚴道吳王鑄于豫章唐置于陝宣衢信銅冶九十六宋鑄于諸路銅冶百三十六國初令天下藩司設寶泉局　文皇帝遣官于江浙閩廣鑄錢宣德間始罷信饒銅場則亦非止滇南一路也若盡籍天下銅山倣漢唐宋故事隨山掘銅設置鼓鑄則天地之銅盡爲國計故銅之利不可不開也善乎孔顗之言曰民之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緣上借銅愛工也或

曰鑄錢利國先以耗國錢成之利不以償工其識末矣王者以四海爲家費百萬以鑄百萬則二百萬費千萬以鑄千萬則二千萬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生生不已鑄鑄無窮何弊弊乎銖錙之較也第顓之訟容有未盡者不惜銅似矣不擇銅而定其衡則雜不愛工似矣不擇工而峻其防則疏銅者錢之質也蒼則蒼黃則黃而誰能違之輕重者錢之衡也四銖則太輕六銖則太重而誰能准之工者錢之範而弊之數也摸不模範不範而誰能覈之故惟不雜以錫鑞

之銅以虧其肉好而獨流五銖之制以一其目擇二局之良者分布天下以爲之工師而高其垣閈嚴其防撿以稽其私挾故曰錢之制貴精也夫錢泉也流于下而壅于上行于賤而塞于貴即日肆諸人于市無以爲也今自折俸募役外朝廷不入賞賚不予是自賤之也自賤之而欲人貴之其勢焉得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此言用錢之涂不可狹也漢隆慮王以錢千萬爲其子贖死今鍰金獨不可入乎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今民賦獨不

可人乎漢募豪民入粟縣官而內錢于都內今開納獨不可入乎漢館陶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賞錢千萬今賞賚貴戚闕乎獨不可予乎漢胡降者贍以少府禁錢今各邊夷市獨不可予乎夫錢下而不上則其權在市井上而下下而上則其權在朝廷誠用之如循環行之如流水上闕其出之涂若賞賜若俸薪若顧募之類無不以下下闕其入之涂若軍興若榷稅若鍰贖之類無不以上銀用其六錢用其四又何不行之足慮乎故曰錢之涂貴廣也雖然治法治人相

爲表裏錢法之行。原非細故。內責之二局外辦之藩司。事權不重。稽覈未嚴。奈之何其率行之也。周公太公管敬仲孫叔敖則宰相主之。唐賜爐止世民元吉則親王領之。晏琦以侍郎領鑄錢使于江淮。杜鎬等以秘閣校理討鑄錢故事于禁苑。惟其利溥而用鉅耳。今宜略倣古制。令兩京領于工部侍郎。各省添設督鑄司道。歲終嚴考成之法。差竣正舉刺之典。薄惡者黜。壅塞者黜。自點汙者黜。縱民開山藏器者黜。縱民盜鑄者黜。又何不行之爲慮乎。故曰錢之宜貴尚

也。夫收銅之權，則利不散之委巷；因銅之源，則商賈無所牟于山澤；閉銅之利，則地不愛寶。精錢之制，則民鑄不得亂其形；廣錢之涂，則下不賤錢；耑錢之官，則法必行而民重于犯刑。蓋雖管賈之餘談，而國家之完計，何以易此。嗟乎，海內宗室穀食者半，百官秩薄，勢將漁民，邊海閭左，動至脫巾，水旱天行，民室懸磬。當此之時，使公錢之貫山積窖藏，則以親親重其祿可也，以勸百官加其秩可也，以養兵增其直可也，以存百姓減其算可也，不食之而人飽，不分之而家

給頭其亂而經其費釋其怨而株其埸籍民之衆以為殭守國之富以為封則猶所謂霸王之本也哉

記

平遠縣開新河記　　平遠新河

平遠非故邑也而邑于茲且二十年所逼于盜夷其氓以為國也昔也圮地今也家邑邑依民民依食夫民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荄不食則不能活五穀鹽策民之司命也藉賈游市民之通施也而平邑訓焉水絕壤斷舟輿為梗不得曰衢國地十

分、山得其七、而田堇堇者三、又率再易、不得曰饒野、東距南海、南于羅浮、西距澄海、阻以程江、去黃涉者二千餘里、不得曰海王、夫爲國者、不通于輕重、不可爲龍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故今爲平計、亡若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而通施之執在水陸二衢、陸則民苦于任擔、而罷于林麓、一夫之力、僅足供朝夕、水則民逸于舟楫、而力紓于澗沚、一舟之載、足以供十人。故使吾民爲登降之萌也。孰與使爲溢澤之萌也。此平邑浙河之議所繇起也。予壬

午春入朝時照磨廖汝楠署邑事以父老議聞予甚韙之民力鮮耜耒趨芸壅不給秋予入覲郡丞何君敢復司理王君國賓覆議上之觀察鄭公公報曰可出鍰金倡之平民子來雲集廖以憂去今令黃君郁桂來督典史張廷章日夕開批徹壅通堙遂竟厥工河起東門青雲橋至石窟會濂于渡入三河凡二萬三千一百餘丈鑿湍峯梗險凡三巨石開烏戰眼紫葛藤石頭橫石楊仙楊船合溪七里犁箆沙石凡十瀨迴地防挑浚上石凡七千六百六十七工會費勞

匠，募民凡二百三十餘金，經始于萬曆十一年春正月己巳，于明年三月，凡四百四十六日觀察公復令造官舫四，置守者二，以代郵遞，守道韓公行縣復命鑿大峯劒門二灘，以夷水道平民爭以輕舠試新河，水涵石坻，沙漂瀄潎，往來如織，一切貨賄，俱從舟載。處汀商賈絡繹湊合，平城不路，而民雍于衢，不海而鹽溢于釜，不野而穀周于廩，壘嶂深箐，莫礙舟楫，恒風淫雨市不翔踴，民力逸而國用饒，則河之爲利博也，河既濟，予適從覲還，黃令來謁以工成告，且徵言

以記其事。予讀河渠書、李冰守蜀、鑿離堆穿二江渠、皆可行舟、百姓饗其利、西門豹爲鄴令、鑿十二渠、民少煩苦不欲、豹曰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我、水之爲國利。其較著矣。平所足者山、所不足者在田與海。是渠就、則山之利。如礦鐵薪蒸、得從渠出。他國田海之利。如米粟魚鹽、得從渠入。以羨易無、以逸代勞。平即界萬山中。通財交般、猶樂國也。且平之民、昔時斬木揭竿、甘爲盜者、又惡知非以米鹽不通、施無以延其司命。而掠之他境乎。故是役也、不獨通商賄、引灌

漑而并以塞盜源。此其所急于民者，猶在蜀與鄰上。其不佞會覲去，無能執役，坐享事成，則無愛一語，以書藩臬二公之伐，昭郡邑諸君之勤勞，父老子弟之辛苦，而又以告後之吏民，時時浚之，俾勿隳。嗟乎，此亦賢者之法式，不可更也。

海豐縣新開楊桃嶺路記

海豐新開嶺路

越嶺東之多盜也，豈獨其民獷悍哉，蓋亦山川若為藏焉。藏垢納穢者，地也；湔拔其垢穢而疏鬯之者，人也。彼地即僻逖，設為官司治之，設為城郭衛之，設為

市巷門渠通之設為野涂以達其道路道蹈也路露也蹈且露即野之橫行徑踰者禁而山川無能為藏鼠社狐城鹿蹊馬跡足歷車轂緣踵而蹈之故道路之設豈第便往來所以破山川之藏而攻奸宄之窟也周官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先王之意微矣趙佗將自王絕其下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漢擊呂嘉先開道於牂牁越巂曰此制南越一奇也故越盜多

好徑乏道之險而制越盜者莫急于開道以夷其險。海豐越劇邑。而當惠潮之湊。盜寇潮潮急之則走豐之西。合惠黨以拒潮。佗日寇惠。惠急之。又走而之豐之東。以合潮黨而拒惠。若楊桃嶺一帶。故逋逃藪也。嶺故有路。下達惠廣。上徹潮漳。亦豐之劇旁乎。鑿于漢。塞于孫吳。通于晉明帝之六年。而自六朝以及唐末元。大盜据爲堅窟。明興。政教旁羅。訖于海隅。景泰間。運司砌驛路。大蹊亭礎猶存。蹊與嶺連。遞通遞塞。正德間邑令楊君繼榮。始甃楊桃。嘉靖末。盜起復塞。

行人從間道由新嶺鹿坑南山抵觀音堂絶江目莫苦亡舟楫露宿埜次盜迺而收之如委餓虎今　天子神武芟夷羣盜豐民茹復循陟故道顧狹者蝸角廻者羊腸嵎壘者竈突峭慇者鋸齒或起或伏者雲騰而波湧山椒巖業中洞外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俯瞰翠微如身歷紫虛令人亡不目眩舌橋而御前步艮亦險矣巳郡丞廖君憲邑令王君惟翰後先增葺稍去其甚萬曆壬午姑蘇黃公時雨由北部郎出守惠州朞年政平化通下令除道而豐父老以

楊嶺道梗狀聞。黃公乃捐鏹金檄別駕木君某董其役。未竣而予同年陳君汝鳳來令是邑。批巖突砥逆折伐石。築土程日聚工。盤紆二十餘里。列樹置亭。五達六達。比于康莊。陳君謂是役也不可無紀而屬言予。章在易有之。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解之者曰。安行也。楊桃為戎伏。自漢晉到今矣。刈其榛莽。排為方軌。高陵既升。戎將焉興。此豈得周官司險之意而展車馬通商賄。其匽匽者。先王之教曰。司空視塗。司寇詰姦。夫塗之視也而亡不姦之詰也。五嶺目

惠潮曰憨國惠潮目豐曰遺藪茲路之關豈直幸惠唇厚齒固指完臂健所以幸吾潮者侈也陳君柔惠鎮定子章固兄事之茲守潮幸與之俱又幸與黃公俱而黃公有直質而無泚心恒示我周行子章亦婉以從令和安而好敬昔東海徐吾借燭隣嫡夜與合績子章不佞無能爲公裨而以隣故坐受事成則亦時時爲公徐吾處下去後一掃陳席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周立勳勒卣

姜爾珠慈授　叅閱

李修吾奏稿

疏　　李三才

勘議河工截留漕糧疏　河工

該臣看得黄河自上源歸德蒙墻寺蕭家口報決溺漫亳宿一帶入澮包澮河下五河經泗州洪澤湖以

至清河口、汪洋無際、其李吉口黃墩鎮口徐邳一帶
舊河遂為平陸、不惟　陵寢可虞而於運道民生、尤
為萬分喫緊事關　國家利害、臣與有拊循之責、實
切疚心、故汲汲偕按臣吳崇禮共　題亟　勑當事
河臣趁時疏治、適總河尚書劉東星物故臣即馳赴
泗州、躬謁　祖陵、會同按臣吳崇禮環視四圍。風氣
完固、松柏蓊鬱實四五年間。分黃導淮之功。即今河
盡南趨、漫散而來。亦强弩之末耳。惟舊龍嘴金水、橋
下有水然俱在金水溝中謂之隨龍水法應有之者

即遇水浸有東堤一帶可恃此東堤者乃萬曆二十五年欽天監監副楊汝常奉　命前來看視風水攻建置有閘座節宣以時驗看今年水痕比先年尚少二尺餘惟慮來年伏秋水發有難逆覩耳行據道府各官將泗州以下高堰之周家橋高良澗武家墩三閘趁時疏治即來年水大繇此三閘旁洩入高寶諸湖直下金家灣芒稻河注之于江又挑濬淮河口永濟河縣清河口經安東縣雲梯關東注于海此目前疏導下流保護　祖陵之計也河南管河道因歸德

之決，見今修復沭堤，而江北宿州與此陡接，逆行據該道議詳，自永城縣界首舖接築三十里，歸之徐溪口自河，挽河東向，此目前節制上源保護　陵寢之計也。至若鎮口閘以下，徐邳宿遷磨兒莊一帶運道不通，雖有泇河，止行輕小之舟，轉盼亟運將臨，其何能濟。行據道府各官，自鎮口閘起至磨兒莊，做照閘

此議開泇河之始，後疏乃因新河

河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啓閉，以通糧艘，蓋

臣事竣，竣至而成之耳

泇河成，與此閘兩路並行，即河復故道，仍行舊河，亦與新開無礙，在事諸臣，胼手胝足，歲底雖不能告竣，

諒在正月內可以報竣此目前救濟新運之計也然目前之計苟就而挽河歸復故道又不可不爲懸圖自歸德蒙墻寺決口以至李吉黃堌堅城集疏河塞決築隄工程係屬河南山東地方彼中當事諸臣見今勘估料理而在江北自堅城集起至鎮口閘止挑濬河渠大約費銀一十九萬有奇須議留漕糧乃克濟事此恢復故道維漣　陵寢保全漕渠奠安民社經久之計也蓋河不兩行此塞彼通行之數十年又必他徙或仍趨故道而淤者又復成河自古迄今無

百年不治之河惟令悉將衝決處所厚築隄防相機順水之性使其東水就道即挑渠不過引流而衝刷此論對治河實務合河之力因勢而導以水治水則事一功百矣必須能聚力可議挑則堵塞酌開挑更為費力一挑一塞兩工並興審勢度力非臣愚一手一足可能獨任者以臣微視河道料理大槩如此若夫悉心區畫措發錢糧鳩夫庀材纖細及鉅懲前慮後別求利涉以圖久安長治之策此惟總河大臣加之意耳

歷陳國勢病源疏　國勢

嘗聞明主不好利而志國、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蓋利有大小、義有緩急、其辯之早也、竊見近年以來、國事日非、時政日異、正言讜論、如水投石、豈不以邊烽不起、四海無虞、吾遂可以恣意縱志、晏然于九重之上哉、不知其勢甚病、其機更甚危也、臣請歷陳其狀、臣自束髮登朝、正我皇上御極之始、郊廟必親、朝講日事、用人未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而必勤、（此二語陰許江陵而不全許江陵）（意有所指）庶官思奮、百度具修、國有餘粟、民有餘食、熙熙恬恬、亦一時之盛也、蓋自火酋內訌、而國之

費侈矣。自哱拜外叛。而　國之用匱矣。雖然。此猶內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本之役興矣。夫謂朝鮮貢獻之邑也。脣齒之勢也。爲之屯兵鴨綠以爲聲援可也。爲之收復王京因而先捷可也。爲其危亡不保。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計不出此。無端驅衽席之赤子。勦殱海之外夷奪有限之口食。塡無用之絕壑。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士民愁苦。海內騷騷。其于中國毫毛有裨哉。如曰彼我之衛也。不救非所以爲衛。乃實不足爲衛矣。如曰彼亡我且鄰倭也。不救非

所以自保。今。我。九。邊。每。每。降。虜。矣。如曰彼夙志忠順也。有之非所以爲義。然猶勝爲敵人之所取矣。且今亦不能禁敵之不取也。此一失計。而 國家遂索焉不能堪矣。又未幾而播酋之難作矣。楊應龍之殺其妻也。夷狄之人。夷狄之性耳。夷狄之事。 中國不之治也。乃計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以法。始而議勦矣。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更夕改。二三其政。彼酋之習見我如斯也。遂脫然有輕 中國之心。而狡焉肆其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戮我軍民。劫

縛我職官。侵突我疆界。于是不得不起六郡之師以赴之。雖天費其決。旋即殄滅。我之殺傷糜費。亦略相當。是其終之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之也。則非也。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計。而 國家遂耗焉不可支矣。乃者天不厭禍。黃河又決。夫此黃河也。一徙千里。此數百年未有之變也。非細故也。非遠變也。 國家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泇河恐終不足恃。漕運恐終不可濟。 京師百萬之衆。嗷嗷待哺。即使沙礫化爲

南金，甓石變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治之而必復其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之于民而民不堪也。取之于官而官無應也。興大役，動大衆，自古奸人之資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故此一役也。

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夫前之失計既如彼。今之大患又如此。即今太倉無二年之儲，九邉有終歲之餓，小民皮骨，飫飽於豺狼，四海脂膏，橫塡于谿藏，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轉危而爲安，易亂而爲治，無如前日傳奉之

聖諭矣，故礦稅之旋復，臣不

必言、其弊政之當亟罷、建言之終斥、臣不必言、其忠良之當亟收無辜之復繫、臣不必言、其刑罰之當亟改、臣不必言、蓋　聖心原無不照、聖智原無不周、故臣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惟歷陳　國家所以受病之勢、與　國家所以致亂之機如此。　皇上試一思此荷大

之無聊之民、尚可當此礦稅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意乃在起廢不敢切言耳

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終此濫及否、穆然深念、毅然猛斷、前所傳　諭、務在必行、當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而更　肝食宵衣、　側

身修行、郊廟必親、朝講必復、盡祛近日之弊、一還當年之美、將見在廷之臣、莫不洗心滌慮、努力向風、必勤必慎、必公必廉、共解倒懸之民、齊費維新之政、此猶救時之策、所謂尚得其半者也、

議開泇河疏　開泇河

議照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繇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繇

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
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
代以來河所遞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　陵
然有隋堤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堤
護其下于　陵無害也第其北抵于山南近于淮倘
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
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　陵園
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
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騖濤徐呂

洪足東亂流。且汶泗有接漕搬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堤。堤潰而魚沛之間。城郭爽靡。路壞不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于　陵。亦濟於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前

前督臣者總督河道劉公東星也蓋泇河之議倡公應龍實未之中作而罷劉公在事欲遂成之亦不久而卒

督臣排羣議而斷之。獨合三省以興茲役。亦謂得算。假令不惜大費。必竟全功。一勞永逸。豈不休哉。乃以資用之工程減。以故狂瀾已回。下流復溢。　陵麓雖云亢爽。運道尚在梗塞。蓋所得已多。直全利未收耳。然則今日爲計也。將若之何。夫百四十萬之估冊具

在也。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宛然也。乞金于罔寺。借力於省直。完濁河之全功。收中路之永利。亦何不可之與有。顧今之時。非昔之時矣。霪潦爲虐。人魚地沼。非死而徙。生靈盡矣。且黃河之工。不比運河。官估其一。民費其二。估冊之五十萬。即民間百萬不啻也。以財盡民流之時。興勞民傷財之役。坐見運舂荷鍤之夫。立成揭竿斬木之衆。彼時噬臍。其有及乎。故挑濁河者。議之所不敢出也。若是則復賈魯之河。走符離之道。挑王所樓。竟小河口。南路通而北流折。不旣

費倍官故事可考

黃河之役民

稱便事乎。顧是道也。不加隄防。而任其漫流。以分水則可。大肆開挑。而縱其奪河以亂淮則不可。蓋黃烟之新旨。尚可以理奪。而傷陵之隱禍。實難以逆

惟三路

覩此宜熟察而緩圖。未可輕爲而嘗試者也。然則守

皆不可行故須開泇河

行堤。開泇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夫黃水已逼太行。挽隄以守。此謂禦門庭之寇。救剝膚之災。計不旋踵。豈俟問哉。惟是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

泇河之開劉督臣浚使

者恐以爲疑。乃臣等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

李衆筱維之敎楚亦上泇河六善疏則北爲會同公

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

疏也因事屬河工故記書稍存于後數耳

其利故河懸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懸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舟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瀹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將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頓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

我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覩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朱尚書者宋衞也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于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堤湖代汲

黜之發倉此卽　國計無裨計猶且為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為害耳運入泇河而安流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叅罰之累可免卽運軍不至以趕幇夫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遂恣横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不兼治河也彼直為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為　陵捍患其何防之敢踈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莫荒凉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

害安問重輕且徐沼于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開泇河之役且剌心隱痛日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蠅趨餳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魚悔之晚矣泇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泇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爲魚者少此爲曲突徙薪於徐而出之昬墊陷穽者也無疑者二故泇河之闢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查初估二十萬再估石礓水工備加三萬幫培太行隄估至

七萬、總之可三十萬、及查應支錢糧除庫支剩漕糧變價與蘆揚貼夫銀、並以省直歲修之餘、並預備歲修撈索庫藏、並催南京江北未解閘金、以上各項有無多寡及解到與否、皆不可必、然總之不及三分之二、再量撥州縣倉穀及請留東省見年兌運漕糧十萬石、庶幾僅僅足用、不敢妄意　內帑也、其分工則自李家巷至劉昌莊全挑新河八里、建閘一座、該夏鎮郎中梅守相管理、劉昌莊至萬家莊、計長八十一里、內除韓莊等處二十里六分舊渠免挑外、該全挑

新河一十六里濬舊河四十四里四分建閘一座滚水壩一座築隄二十七里該夏鎮郎中梅守相管理萬家莊至黃林莊計長四十里內濬舊河三十八里三分全挑新河一里七分建閘三座又分直隸工內王市東全挑新河三十里該南旺主事沈孚先管理黃林莊至直河出口計長一百三十一里內除梁城紀家田家集共七十里舊河深闊免挑并王市東新河三十里派山東助挑外實濬舊河四里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滚水壩五座

該中河郎中劉不息管理，其單縣幇修太行隄北面土工長六千九里，南面護埽長二千四里，該兖西道叅政來三聘管理，以上五工，其合行事宜，則據司道府縣會議，共十三款，臣等以次徑行，無容瑣　瀆，河道既成，仍應增一二水驛，添三五閘官，所費不多，亦俟臨時再　請，不敢先贅，

議留馬價疏　馬價充餉

淮揚咽喉，南北號爲重地，自昔人人知之，沿海地方（四設倭偶國淮揚有海道故須先事設防）極衝遼閩，前後撫按諸臣，歷歷陳之，臣何容復贅，第

臣愚適承人乏，身當其局，討料安危，揆度時勢，有不能已于言者。淮揚海岸，極稱廣遠，並無山谿之險，名爲財貨之藪。昔年倭奴垂涎此地，大肆蹂躪，今新舊官兵不滿二萬，節分布防守，猶落落如晨星。明年春汛伊邇，狡夷之性，尚在叵測，萬一復犯朝鮮，風帆任其所之，東北風一作，不崇朝而抵海贛安東鹽城之境矣。此猶外患也，猶蓄艾撤桑之計也。至如理鹽中使駐劄揚州，而沿海通泰淮安三十鹽場數萬竈丁袖手罷煎，計無復之，幫然喪其樂生之念，抽稅中使、

一駐儀真一駐徐州而長隨原奏人等虎噬狼吞家剝人削閭里驚騷時起偕亡之嘆此等景象必當一逞姑待時耳況兩中中使所徵財貨悉貯此中此尤愚民之久欲甘心者一旦竊發將何以制之竊謂當今時勢可虞愚民當萬倍于彼倭防民當萬倍于防海真所謂腹心之患肘腋之憂言之心寒談之色變

皇上萬幾之暇凝神靜思當不待臣詞之畢矣況淮安揚州並稱重鎮泗州鳳陽更屬

陵寢雖海甸鱗中四民樂業猶當厚集兵馬以拱衛之彈壓之而況

外海內憂種種若此奈何習聞息之無事遂忘經久之永圖哉兵部原行將馬價六萬七千兩自二十七年起解而官兵按月關支已用過三分之二業已無從起解又謂本處所留兵馬糧餉經行戶部處給今河工需財甚急司農告匱凡各屬庫藏搜括殆盡又將何項抵補經略禦倭軍門經理朝鮮衙門更以撤回東征官兵一千二百餘名沙船三十九隻咨回安插但此輩久戍外國歷有戰功遣之歸農則併聽候分布而業無農可歸留之哨守則當取給月糧而寔

無糧可給。夫時議撤兵而經略且欲增之兵、時議減餉、而容兵且當增之餉。是以臣日夜焦思、討無所出遞減之說、既屬難行。惟今只有視海上警報之何如。本境人心之何如。以為撤兵之定準耳。

停止盧州開礦疏　停止開礦

該臣會同按臣安文璧、劄行兵備僉事楊繼先、申稱百戶王遇桂、具　奏議於南直隸寧池等府開礦、併及盧州、廬屬州縣、多係水田、惟六安霍山二州縣、與鳳陽府霍丘縣連界、幾石嵯峨、間有坑洞、相傳為礦。

去　皇陵僅二百里。洪武初年。設六安衛官軍防守、嚴禁開採。是我　太祖之爲　皇陵慮何深遠也。萬曆二十三年、水淹泗州　祖陵、議欲疏廬州開河洩淮水於巢湖以達於江。而識者謂　皇陵過脉之地　聖子　神孫鍾靈毓秀、恐有差失、是以中止、繇此觀之昔日且不敢以泗　陵之淤、以洩　皇陵之氣。矧今日可爲不急之役、而遍鑿諸山。以斷來龍之脉乎。萬曆二十四年開有詹事府錄事曾長慶妄以巳意、疏題謂霍丘六安之間、可以開礦、戶部覆議、謂廬州

去　皇陵不遠恐傷來脈題奉　欽依停止是當事諸臣皆知其萬無可開之理第不察氣脈之自來則不知利害之最切用是畧叙來歷以便觀覽按　皇陵龍穴自岷山發脈蜿蜒而來江界乎南淮界乎北發英霍至于舒城復起少祖之山高矗連雲名曰猪頭尖折而左則爲武涉諸山而盡于六安折而右則爲鹿起諸山發廬江無爲而盡于樅溪江口其中抽一枝則爲紫蓬雞鳴諸山横亘合肥而爲遠障復行百里起平頂大紅諸山雄峙定遠而爲近障仍由洋

三十里。方結禁穴。以鍾　王氣。而肇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以鳳凰山爲案。濠梁爲水口。如巢如和。皆其後托。而如淮如揚。則其餘氣也。譬人一身。丹田其結穴之處。而咽喉其過脈之衝。咽喉受傷。則呼吸不續而命蒂其能固乎。夫　國家之根本在　皇陵。而皇陵之過脈在盧陽。舉事一不當。異日誰任其咎。即今北直隸地方。凡聯絡　天壽諸陵。如昌平州居庸以近況遠立言得開諭之體關等處週圍三百里外。礦不敢開。則　皇陵過脈之不可開礦。尤彰明較著矣。該臣復會同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安文璧看得百戶王遇桂所 奏寧國池州等府開礦必及盧州六安等處但六安山聯絡鳳陽僅二百里許山川磅礴 王氣所鍾寔我 太祖龍飛之地 皇祖肇基之所故鳳陽爲江北首郡不設城垣六安礦洞洪武初年設有衛所官軍以防禁之並俱以 皇陵爲靈秀所鍾不敢擅興工作不許擅行開采何其慎也臣等謹將地界之聯近 龍脉之來歷繪圖進 覽伏望 皇上 勅下戶部將六安山採礦事情 早賜停止庶足以慰 祖宗在天之

壍、而綿 國家無疆之祚矣、

報上源水患疏 河決

據穎州兵備右參政李維楨呈爲照勘災事例、夏不過五月、秋不過七月、今已在九月、而報災者方來、秋雨或秋旱爲災、止是一事、今秋災之後、繼以河決大災、且所謂災者、爲民生也、今之災、則爲 祖陵憂、被災之民、死者不可復生、而恤之在我、貧者不能自全、而賑之在我、惟 祖陵受河之患、而河之上流不在我、築塞之功不在我、即虹縣有歸仁隄、所以防河決

桃源諸縣以護　祖陵而今河所經歷非其地矣往日淮與河交漲淮不勝河壅而上逆爲　祖陵憂者淮也今日河羼入淮之中潰而直下爲　祖陵憂者河也壅而上逆潰而直下其勢之强弱緩急大小不待勘而知也河決黄堌口以來宿州之北鄉受水而繇睢寧入海今河從亳州蒙城宿州之南鄉靈璧固鎮驛五河虹懷遠各縣此數州縣者水皆入淮泗州不待勘而知也即以今年論陰雨連綿數月水之漲溢無怪其然今九月秋深無雨而淮水漲溢同於

四月此院道親臨泗州所見不待勘而知也固鎮驛之有澮水可通歸德府地方而下會五河縣以入淮今河入澮澮舍淮再無別路往來使客縣旱程者皆固鎮水阻改縣他道去不待勘而知也夫河勢南徙黃堌口不塞致有今日安知縣宿州之北鄉入睢寧者日後不盡徙而入固鎮之澮水以入淮乎語云千丈之隄潰于螘穴鳳陽州縣所在皆穴而無尺寸隄禦之不可為寒心哉各州縣各為其民但言水災水災已耳無一字及于　祖陵者彼不知水患之及

祖陵也。卽泗州但見水長而不知黃河已潛入其中
惟淮安府管河運同許一誠所具圖說、深知利害原
委、先據淮安府管理徐淮河務運同許一誠、呈稱職
于本年八月十三日、縣宿州固鎮驛見澮河黃水勢
大、面闊五六里、水深一二三丈、該職隨差熟知河道
水手、同畫匠前去河南探勘上源衝決隄口、并下流
處所、續據各役回稱黃河自歸德府商丘縣地方丁
家道口西、先將縷水隄決開一口、闊二里、水深一丈
五六尺、又將虞城隄鄧貧口至楚家灣隄岸衝決二

口闊五里、水深一丈二三尺、直抵歸德府西水池鋪、繇府城週圍南流至永城縣地方會亭驛、衝決隋隄、闊一百二十五里、平地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一股繇會亭驛南馬頭寺入澮河包河、又繇鄼縣城王家集和順集新橋集栢山集脉種集丹城臨渙韓郵孫疃南平集开縣湖溝固鎮驛下五湖入洪澤湖清口、一股繇會亭驛東北鄼陽集任禮口鐵佛寺符離集出白洋河、其黃堌口迤上舊河沙淤乾斷止、楚家灣順隄微水東流闊一二丈、深一二三尺、

縣唐家口至申家營新決口往南，亦入符離集河，看得黃河潰隄淤墊舊河，若不早加築辦，彼處久不行水，地勢低窪，又有澮包等河容納，未免泛濫中原，遺道民生，干係重大。為今之計，築決濬河，皆為急務。一面將徐州李吉口迤西，凡有決口之處，併力堵塞，至于未決之隄，亦加幇高厚，以免西南遷徙之虞。一面將李吉口迤東，凡有高阜河身相度挑挖，至於窄狹之處，亦展闊寬闊，以順東向奔趨之勢，庶故道可復，國計有裨等因，并河圖一本，呈報前來，該本道勘得

河漕相須，繇來非一日矣，自萬曆二十四年，黃堌口大決，全河繇符離集徐溪口出小河白洋河，而徐邳運道歲苦淺澀，二十七年，開趙家圈三仙臺，引河出小浮橋，連年運事頗利，而伏秋河漲，仍多潰決，已蒙
總河衙門開濬泇河，爲運道計，工未告竣，試已有效，再加展挑，運事可濟，即緩圖于河，待其自定可也，據許運同所報，決口雖闊，水勢瀰漫，多未成河，堵築尚易爲力，上緊堵塞，逼水仍歸舊河，其李吉口相宜節制，導之東注，俾免南奔，其于　陵運民生，胥有攸濟

矣該臣看得河性不常從古爲然故徐邳直下會合
淮河彼此盈漾淮弱河强爲泗州　祖陵沮洳之患
者蓋有年矣當事臣工焦勞萬狀議遣科臣會勘而
爲分黃導淮之舉迄今數年　祖陵運道民生胥利
賴焉今玆揚鳳之地霪雨爲虐該臣于五月内題
報行按臣勘議蠲恤而報災傷者接踵而至至九月
間鳳屬亳宿蒙城等處報水災至者異而且大臣以
爲黃堌口五六年來黃河南趨俟勘災之輕重分別
蠲恤而已不謂河決上源汎濫潰溢行且爲　陵寢

民社之患則臣有不容已於言者先年總漕大臣兼巡撫鳳陽地方後緣河道壅逆議者分行職掌漕併于河而獨設巡撫不與漕河之事矣今之河道從上源潰決水勢瀰漫俱當臣撫循之地故河之決否臣不敢知而　陵寢民患則臣又不敢不知謹據實

上聞至如趁時踏勘預籌疏治之方不惜大費增加防捍之畧大小河臣自有畫策則非臣愚所計耳